# 南疆繹史/摭遺/卷1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目錄

《南疆繹史》摭遺

◀上一卷

繹史摭遺卷十一

下一卷▶

吳郡李瑤子玉纂

目錄

勛戚、世祿諸臣列傳

徐弘基〈子文爵、從子仁爵〉李升、李錫祚〈弟錫貢、劉永錫〉鄧文昌 常元亮、湯南金 常延齡 徐逸度 劉文照、劉孔和 沐天波

故明勛臣六王之後，於三百年來保延分玉、誓絕酎金；所謂與國同休戚者也。一旦赧王銜璧、公族投戈，賁角喪心，但求苟活；直視故國不值一敝屣耳。於戲！以明祖之靈、五王之烈，而願有是臣、有是孫乎？自徐壯武而下十人，不獨為門戶一灑其辱，雖與日月爭光也可。懷遠侯蒼穀抱節不渝，而溫氏謬入迎附之流；特為表辯而大書其名。彼逸度、雪舫、節之者，皆無愧於故家喬木也。黔國公沐星海事，略見前史；其不避艱難，至罹禍以歿節，尤可憫也。特補傳。

列傳十一

徐弘基〈子文爵、從子仁爵〉

徐弘基字紹公，中山武寧王達之後；世居大功坊里。崇禎時，襲爵魏國公，守備南京。

甲申夏四月，諸大臣集議其居，迎福王於江浦。及王監國，奉寶以進。奉使祭告孝陵，晉左柱國。既而與馬、阮忤，決志乞休；以子文爵嗣職。明年，率妻奴投吳江袁進士世奇家避跡焉。且惟大布深衣，徜徉隴畝。貌魁梧，須垂過腹，有異度。所至村童牧豎輒隨之游，亦藉以自遣。世奇性高闊，郡紳多避兵其室：咸以魏公位望素隆，勸作匡復計，弘基頷之。即樹幟募練鄉勇，得千數人；凡附近村堡，令按戶出資助饟。有陸醇儒者，雄於財，亦佻達選事。會其弟某偕客過莊舍，弘基邀致之；踞坐相見，抑之跪，勒之書饟。某堅弗承，乃系諸閻陬困苦之。客獨脫歸以告；醇儒懼，亟懸重賞糾眾。先，總兵黃蜚潰降，部下田勝嘉收合散亡出入湖、泖間，專事剽攸。醇儒具厚幣乞援，復得亡命三百人。乘夜發難。密遣健從登袁屋，劫其弟去，乃集眾進攻；於是袁、徐兩姓家屬及避兵諸紳，無少長悉被慘戮而沉尸於湖。弘基挺矛奪門出，投分湖葉氏；葉懼禍，縛而致諸陸。陸拴之柳樹下，趣軍士蠶槍擊斃之。其子文爵，年十五；被圍時，登屋頂發矢三，殪三人。眾至，被執，亦叢箭死。袁氏家為田、陸所傾，裝兩巨艦，分道揚帆而去。永明王聞弘基之倡義被害也，憫之；賜謚「壯武」。

其從子仁爵，初從魯藩於台州；及監國後，以功封定南伯。江上師潰，扈從入海。尋偕張名振攻崇明戰敗，沒於海。

《摭遺》曰：《明史》「中山王傳」附載『弘基卒，謚「壯武」；子文爵嗣。』溫氏亦仍其訛，蓋以乞休之時為卒；以粵中之賜謚，為南都事也。此「魏國公傳」，正足以證舊史之闕。

李升、李錫祚〈弟錫貢、劉永錫〉

李升字東君，岐陽武靖王文忠十七世孫。耽吟詠，善騎射。甲申，年才十有四；襲官都督同知。北都急，史可法檄召諸鎮部兵勤王；升詣軍前自陳曰：『君父之難，臣子懼弗能奮飛赴救。升請為前鋒，疾馳而北挫賊銳，得五百人足矣。』可法壯其言；然以童子也，姑置之。翌日，大閱京營。升彎勁弩，一發九矢皆破的；可法大喜。會師未齊

而兇問至，遂已。南都立，誠意伯劉孔昭與馬、阮濟奸害正，升積憤甚。一日，遇孔昭於塗，戟手毒詈；孔昭大恨，劾之，罷。可法乃招往揚州，命參軍事；善遇之。升短小精悍，不辭勞瘁。尋得嘔血，疾歸。明年，南都亡，走天台山削發為僧。丙戌，浙東不守，魯監國入於海；作詩傷之云：『徒聞絳幘離淝水，旋見青衣出洛陽』；又『天下猶懸唐日月，海中莫恃漢金湯！』遂痛哭發狂死。

其族人錫祚，與弟錫貢，以有勇聞。偕謁舟山，命佐蕩湖伯阮駿守螺頭門。大兵三路下，駿以舟師陣於橫水洋，擲火球燒戰艦。風反轉擊，駿面爛焉。錫祚趣救，亦被創；同投於水死。舟山城破，錫貢勒兵巷戰，馬蹶被獲。至四明，見殺。

孔昭子永錫，年十七，亦航海相從，赴崇明之戰；敗績，與徐仁爵同日死。世稱鬱離公子真　　且角者，不愧文成十五世孫也。

《摭遺》曰：舟山殉難，總總林林，而於李氏二子獨不錄；海師往來，備詳諸傳，而於鬱離公子概勿書。嗟夫！有志之士奮身為國而名與之俱湮者，又何可更僕數也！

鄧文昌

鄧文昌字汝言，寧河武順王愈之後、魏國公弘基之女夫也。南渡時，任後軍都督。左兵東下，馬士英盡撤防河諸軍以御；文昌詣朝門力爭之，反復陳說利害。士英語塞，厲聲曰：『公勛臣，無預國家大事！』文昌愴然嘆息出，遂棄官隱於傘山之天開巖。

既聞閩疆唐王立，即航海赴闕；王嘉之，命襲封定遠侯，加中府。屢疏請王出關為恢復計，王優旨答之；扼於鄭氏，終不能用其言也。比王幸建寧，命與大學士曾樱留守福州。大兵至，樱避之海；文昌慷慨誓義，妻氏徐先仰藥死，文昌即自絕其吭以卒。年僅一十九。閩人哀之，合葬於城北芙蓉嶺下。

《摭遺》曰：鄧侯之兄名文鬱，於南都覆時，偕中山徐允爵、弘爵、開平常應俊、岐陽李祖述、東甌湯國祚輩爭先迎降；雖曰達天知命，然棄故國則如敝屣耳。若定遠侯荷戈衛國，守死不移；是死於一朝而生於千秋也。且彼夫婦皆少年，而獨能明於大義；其氣壯、其志烈、其忠貞為世所不可及，允足為門戶一洗其玷。彼其必文鬱者，直生於一時而死於千古已〈徐氏傳見「列女」〉。

常元亮、湯南金

常元亮字亦陶，開平忠武王遇春之裔。愷爽尚氣節，與湯南金者為詩友。南金字廷獻，東甌襄武王和十三世孫。折節讀書；國變後，隱於都梁，力耕自給。元亮嘗以大雪中過訪，草舍三間，糝雪滿地；南金危坐一隅，高詠弗輟。兩人清談竟日，燃糠煨芋，各食一器而別。

南金於崇禎末，官錦衣衛指揮使。南都立，以將材薦。未幾，以馬、阮故，堅乞放還，遂不與世接。及戊戌，聞粵地盡失、永明王入於緬，竟斷粒卒。

南金既卒之明年，元亮因鄭成功長江之役無功而返，誓將航海說之重舉。訣妻子、告墳墓，微行之澉浦、之乍浦，覓渡不得；轉之甬東，復不得。乃憤絕，蹈海死。

《摭遺》曰：之二人者，一則踽踽涼涼，惟恐其不死為辱姓；一雖高自位置，亦惟恐不死為辱身。籲！得南金，而六王者皆有所後矣。

常延齡

案溫氏於赧王出奔，書公卿之投款者二十人；於徐允爵下有常延齡名。楊氏曰：『是誣也。是編體例未善，猶小焉者；譔事而弗核，何以傳信來茲！夫喬石之志，當與徐逸度、劉雪舫並傳。而乃等於崩角稽顙之流，紀載失實，莫此為甚；則又不可以不辯也。』因立懷遠侯傳。

懷遠侯延齡字喬石，號蒼穀；開平十二世孫。有大志；襲封，官錦衣指揮，遇事敢言。崇禎中，疏陳時政凡十二上；帝為嘉納。熊、姜獄起，抗章請釋二臣罪；又致書首輔周延儒，以文彥博救唐介故事相激勸。朝論韙之。

福王立，馬士英薦起阮大鋮，乃與給事中羅萬象、應天府丞郭維經等具疏劾之；不報。即掛冠去。

乙酉後，與妻氏徐中山上公女偕隱金陵湖塾，種菜為生；晏如也。歿後無以殮，友人醵金葬之雨花臺側。

乾隆初，侯之孫名執桓者乞詩諸名下，一時競賦「開平王孫種菜歌」以紀其事。案錢秉鐙「田間集」云：『金陵城東湖塾村，中有隱者開平孫；通侯甲第今已矣，意氣豪華無復存！開平去今凡幾代，五王之後惟君在；往昔爭言青門瓜，如今獨數湖塾菜。』又厲鶚《樊榭山房續集》云：『中山同志有賢婦，曲折天吳移舊繡；誰知偕隱灌園人，俱為異姓分茅後！幾棱荒畦非賜田，晚崧早韭資寒泉。可憐一紙「鉏奸」疏，卻裹長街賣菜錢！』

徐逸度

遂初老人徐逸度，以字稱；中山之裔。國變後，自諱其跡，棄家遠遯。以挾昆山李氏子同竄，呼之以伯仲，遂姓李；以來南故，遂名南。世或有言李南詩者，非真姓名也。其先人系於外家呂氏，官韶州府同知。

逸度自粵遘難，間關至浙，隱於杭東郭之艮山；賣藥自給，不與世通。所交，惟佚民徐堅石、施蕙農數人。疾革時，子嘉錫跪床下，請宗姓及名；嗔目叱之，終不言。故若子若孫，終不知氏之所自。卒年八十有五。其為詩歌多可嗟可泣語，率不存；存者，惟「楚歸吟」、「村居漫興」二卷、前後「梅花二百詠」而已。

逸度行事無所表見，賴仁和處士吳穎芳為之傳；穎芳得之金厚餘，厚餘得之其師徐堅石。

劉文照、劉孔和

新樂小侯劉文照，號雪舫；兄文炳爵新樂侯，故稱。甲申之難，文炳闔門殉節〈具《明史》〉。其姑，即孝純皇后生母也。文照年方十五，逃回海州故里。已而變姓名避人；至袁浦，流寓珠湖，惟與一、二遺老為觴詠計。嘗有句云：『去住向誰商出處？飄零到我負平生！』可嗟也。

長山劉孔和，字節之；為大學士鴻訓子。少年任俠自喜，以知兵稱。詩文多奇氣；結納敢死之士，置酒高會。京師陷，即散財集兵數千屯長白山；殺偽縣令，引眾南下。

時劉澤清開藩淮上，以同里故，舉所部屬之。後見澤清不道，屢侮之。澤清怒，令健兒二十人拉之死，裂其尸。

吳梅村詩贈雪舫云：『亡姑備宮掖，吾父天家婚；長兄進徹侯，次兄拜將軍。』又云：『我幼獨見存，貧賤合依人！』或言雪舫嘗從事於幕府，則信矣。節之在淮時，與逸民閻修齡〈再彭〉、靳茶坡〈璧星〉善；及遇害，二子出重金購其骸，竟弗得。「漁洋詩話」載節之「聽琴」句：『高梧修竹曉沉沉，待子垂簾拂素琴；聽盡明光三十段，碧池涼雨一時深。』可想見五陵公子之風致也。

沐天波

《摭遺》曰：昔莊烈帝以文武大臣不足用，而思得勛臣、戚臣；曰：『此屬究是吾家臣也。』至國變，則於劉氏見新樂、於張氏見惠安、於鞏氏見都尉，皆戚畹也；至南中，勛鎮則見朋奸誤國者有首先迎附之趙之龍、斬關而遯之劉孔昭，其它匍匐泥淖之公、侯、伯、駙馬數十人而已。而孔昭遯後，更有翻覆以冀自灑處，益足以彰其罪戾矣。故由南渡而下，閩也、浙也、粵與滇黔也，祗見一沐國公天波耳。若思陵時之李國楨，身實降賊，受搒掠死；而其家乃行賄南都，置之殉節之列，以崇祀報功。不知與吾卷中諸君子地下相逢，當作何狀？因補沐公傳。

沐天波字星海，黔寧昭靖王英十二世孫；雲南定遠人。賦性謹厚。以崇禎初襲爵，鎮守滇、黔；尊賢禮士，時譽歸之。當莊烈之世，歲貢方物，紓誠無間；嘗得手詔褒美。家本饒於資，凡四方文學、游俠之士，亦多出其門。

乙酉秋八月，元謀土司吾必奎反，連陷武定、祿豐、楚雄諸郡縣，天波檄調官軍及各土司會剿。冬十月，寧州土官祿永命、石屏土人副將龍在田偕官兵擊敗必奎，擒之。永命、在田昔皆隨從總理熊文燦出征，殺賊有功者。時有阿迷土司沙定洲亦以奉調領兵後至，至則必奎已伏法；亂既平，定洲自以為徒來無功，巡逡城外不即歸。會有奸民饒希之、余錫朋者，嘗於天波第中以貨寶玩為名。積久弊生，累負天波金至巨萬，無以償。比詣各土司營中貿易，甚誇沐氏富埒國。定洲心動，陰結城中都司阮韻嘉、張國用、袁士宏等為應。以十二月朔入城辭行；直天波家忌，謝勿見。定洲入門，輒大聲呼噪，其下蜂起焚劫。天波倉猝，由水竇以逸。時祿永命方與必奎黨餘拒戰，留從官周鼎止防禦城中。天波疑鼎止見誘，執殺之，遂走楚雄。其母氏陳、妻氏焦，亦走城北普吉村之金井里，當夜舉火自焚死。定洲因盡得沐氏所有，盤踞會城。劫巡撫吳兆元具題，請代天波鎮滇；潛至祿豐，執故大學士王錫袞于家，脅與兆元傳檄郡縣：皆不屈。是時龍在田駐安寧，聞變，與祿永命各引所部歸。其初，阿迷土司，為普明聲也；明聲死，其妻萬

氏撫有其眾。萬，江西寄籍人，狡而淫；嘗選部下丁壯更番入侍。其將沙源諸子定海、定洲等，皆與之私。久之，無以服眾，竟贅定海為婿。已復嫌其樸陋，而定洲少年白晰，乃賊殺定海而更贅定洲。其子普服遠恥之，分寨以居。未幾，服遠憂抑死，定洲遂兼有安南阿迷之地。至是，作亂。萬氏聞之，驚曰：『吾家當敗此賊手！』謀自至省，執以投誠。既至，見其聲焰赫然、資用饒足，且起居八座尊若王者，更喜過望。

天波至楚雄，沙賊悉兵追之。時金滄道副使楊畏知以調御吾必奎，駐軍楚城；與天波計曰：『公之所在，賊必專力困之，城其危矣。公不如西走永昌，使楚得為備。賊若西追，則恐吾斷其後；賊若攻楚，則恐公自西來。首尾牽制，斯上策也。』天波從之。比賊至，城閉不得入；遂分遣其黨攻陷大理、蒙化，屠戮萬計。畏知乘間繕完城守，撤民入居，築隍於野，示久持意；檄調漢、土兵馬以遙應之。明年丙戌，賊環圍楚雄，力攻久之，不下；城中間出奇兵，擊殺賊眾無算。至夏，賊稍懈；引之而東攻石屏，龍在田堅御，卻之。賊乃轉攻寧州，破之；土司官祿永命自殺。賊乘勢更下嶍峨，土官王克猷走死於路。石屏懼，偕其黨許名臣竄入大理。於是，迤東諸郡盡陷於賊。賊復薄楚雄，誓破之，連結七十二營。城中守益堅〈語見「楊畏知傳」〉。

丁亥，獻賊伏誅，孫可望、李定國等以殘卒由遵義入黔；龍在田遣使告變，勸其至滇。可望因詐稱黔國焦夫人弟帥兵復仇；雲南苦沙亂，皆延頸望之，而不知其為偽而禍之有甚於沙也。三月，可望入滇。賊解楚雄圍，戰於革泥關；大敗，遯歸阿迷。可望乃使定國徇迤東，而自率兵西出。畏知不從，御於啟明橋；戰敗被執，可望好言慰之，自誓灑心共扶明室。畏知乃以三事要之曰：『一、禁用偽「西」年號，二、勿殺百姓，三、不準擄淫婦女；皆許之，折箭定盟。至大理，龍在田、許名臣俱出降；遂具書招天波歸，言如畏知所約，天波遣子報命。永昌通判上杭劉廷標、推官夾江王運開，並不屈死。可望厚遇天波子，陰使其黨劉文秀隨之馳度蘭祥；至永昌，會天波與鄉官龔彝等於北城樓，乃攜之同畏知等詣省。迨戊子李定國有憾於可望，可望使之取沙定洲自效。初，沙賊之歸，屯兵洱革龍，與萬氏分險以守；其下湯嘉賓、陳長命等各據一山為犄角勢；私與交址通，借其聲援固諸蠻心。一日，燕集嘉賓營。定國偵得之，帥兵掩至，圍以木城，絕其水道。困至百日，諸蠻懼，多出降；遂擒定洲及萬氏，凡沙氏之屬得數百人。械送至省，聲其罪，剝其皮，號令通衢。於是，天波具衣冠謝雪祖宗之恥與母弟妻子之仇。先是，天波弟天澤官都閫；於賊叛時，領部下巷戰，被執死之，故天波深以為痛。滇人之向被沙毒者，亦靡不謂快。

時可望連踞滇、黔，妄稱國主；而定國自得蠻部後，聲勢日強，遂抗不相下。比粵

中事去，永明王遷駐安隆；至丙申，定國敗可望軍於田州。可望怒，遣白文選來，將劫駕赴黔；太妃以下徬徨莫措，皆相向哭。文選心動，亦不直其所為，乃陰留俟定國。定國至，奉王由安南衛西走雲南。劉文秀守滇，亦怨可望；王至，即納之。天波出迎於馬龍驛，晉柱國少師。

丁酉，可望反；戊戌，大兵三路入黔，貴州不守。己亥，王發雲南；由木邦土司以入騰越，命天波護行。警至，乘夜走南甸，備極艱苦。時僅攜一妾夏氏，隨諸宮眷以行。及抵緬境，王命天波趨入銅壁關，以敕書諭之；緬人啟關，勒從官盡去甲仗而後入。進至蠻漠，土官思綿迎之土司城。而緬以敕寶差小不足信，有異議；天波乃出「黔國公鐵券」較之，始肯具舟來迎。及抵井■〈一上且下〉，緬戒勿進。時定國兵駐孟艮、白文選兵駐木邦、祁三升兵駐蠻漠；緬人疑，遣使求救，止各道兵毋許更進。天波與綏寧伯蒲纓謀奉王乘間走戶臘二河，不許。比入赭硿，緬人乃編木為城，築土臺以實車馬，構板屋十數間為王居；餘則結草數十架，以棲從官。不足，則各自誅茅散處，聊庇風雨而已；諸蠻男婦紛至沓來易侮之。王初入緬，猶供給如禮，寖次而衰。後群從有四、三日不火食者，採木子、蔬果以慰饑；天波乃盡出所有分畀之。潛與錦衣指麾趙明鑒等籌，使密奉世子出坎。時龐天壽已卒，李國泰代掌司禮監印；馬吉翔與之左右作奸。眾議逸出後，並殺翔、泰。事洩，明鑒等死者十又七人。於是，內外夐絕不復通。緬俗：歲以中秋日為大會，群蠻來朝。王欲誇示之，亦將為好於緬酋也，命從官盡效其裝，椎髻跣足，用臣禮見。天波不得已，乃往；歸而慟哭，告於眾曰：『國體何存，辱及吾祖！吾之所以苟忍屈行者，恐驚憂主上耳。否則，彼將無狀，吾罪滋大。然後此亦何堪哉！』

自王入緬之三年〈辛丑〉秋七月二十三日，咒水禍作。緬人計殺諸王、勛戚、文武、內監諸臣凡四十二人，天波與焉。其妾夏氏聞之，亦自經。是冬十二月，永明王遂為緬人所執。

《摭遺》曰：右勛戚、世祿諸臣，溫氏俱失之；僅於「粵中紀略」載沐國公名，凡數見而已。此卷自徐壯武而下十又二人，俱得諸吳興楊氏之說。楊氏曰：『故明勛臣六王之裔世襲公侯，咸與國相終始。當其陪京賜葬，密邇孝陵，劍舄衣冠愾焉如昨。彼徐允爵輩履寢園之霜露、懷草昧之風雲，曾不聞激發孤憤，而低首下心、苟且偷活，直靦然人面者。後之振旅金山，望陵遙祭而三軍皆痛哭者，獨何人乎？惟弘基而下，諸君皆能致命遂志，無忝前人。昔人謂褚彥回曰：「人笑褚公，至今齒冷」！則凡甘為臣僕者，倘亦少知所媿邪！「金陵剩事」言「王師之下金陵也，勛戚自少保兼太子太保、總督京營戎政、忻城伯趙之龍而下，庶官自太子太保、禮部尚書兼翰林院學士錢謙益而下，躬

率公侯文武數十百人報名郊迎。時大雨如注，我豫王前導過，麾之，弗敢起；王過，馬蹄蹴之，亦弗敢起。北來將士多以馬鞭敲其紗帽，作閣閣聲，並弗敢仰視。及聞王命且勞之，乃群然叩頭呼萬歲而後起」。籲！是皆三臺八座、嘗食祿萬鐘而誓丹書、盟白馬者也。苟不有黔寧沐氏之全家殉國，中山徐氏之倡義滅身，岐陽、寧河之以少年盡職而亡，開平、東甌之以孤隱蹈海而沒，則明祀在天之靈與五王者，豈不蹙額而痛心也哉！』

懷遠侯蒼穀，自溫氏一語之訛，遂使受誣百年。雖有錢田間、厲太鴻歌詠表章，而讀溫氏書者恐不能無惑也。今「勘本」原文下注明而《摭遺》補傳於此，與逸度並著之。雪舫、節之事跡弗詳，姑存其概。

「沐國公傳」入緬後事，與緬甸盡難「任御史傳」下「書後」參看，然詳於彼則略於此，非同文也。

此清朝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